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<<功夫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功夫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9867450036

10位ISBN编号：9867450035

出版时间：2004-6

出版时间：蓋亞

作者：九把刀

页数：385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内容概要

九把刀（Giddens）的創作才華在《功夫》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印證。
寫彰化小鎮既寫實又魔幻，寫將近二十年前的台灣既現代又武俠，揉合了推理與幻想，暴力與愛情，在老人錯生的記憶與國中生迷離的現實中，重構出一部奇特的武林史，是「都市恐怖病」系列中最引人入勝的代表性作品。

作者简介

九把刀　　東海大學研究生。
88年在以中篇小說語言（恐懼炸彈）在網路上一炮而紅，之後便持續寫作。
部分作品並在台灣新生報等媒體連載，讀者反應熱烈，是目前網路文學最具人氣的作家！
「功夫」於台灣最大的BBS站KK CITY連載時，人氣度僅略次於蔡智恒（痞子蔡）的「懈寄生」，結局發表當天更使KK CITY人數流量暴增一倍，作品洋溢著黑色神經喜劇的風格，作者用詞辛辣、奇想不斷，好笑又能人深思，別有一番寓意。

<<功夫>>

章节摘录

楔子　　一九八六年。
那年，我十三歲，一個不吉利的年紀。
那年，張雨生還沒死，王傑正紅，方季惟還是軍中最佳情人。
他們的歌整天掛在我的房間裡。
那年，我遇見了他。
那年，功夫。
01老人　　我這個人蠻枯燥的，至少在朋友的眼中，我是個沒有特色、中規中矩的國一生。
國一沒什麼功課壓力，沒什麼值得煩惱的事，但因為年代的侷限跟自己個性拘束的關係，一些現在年輕人覺得很屌的玩意兒，像是嗑藥、飆車砍人大賽等等都跟我一點干係也沒。
我也不是刻意將自己搞成這麼枯燥，只能說不同的個性會有不同的排遣方法，而我這個娛樂庸才在放學後的重大消遣，就是到書店站著看書。
站著看書，不代表我沒錢買書。
事實上我家是間紡織代工公司，在八〇年代末期還算是個挺賺錢的行業，但是我根本就不想回到了無生氣的家裡。
當我爸的豬朋狗友霸佔我家的客廳，把我家當酒家亂聲呼喝時，我都會低著頭閃過他們，溜到書店看小說。
一站，常常就是兩個小時。
我看小說的品味也平凡得緊，不是金庸就是古龍，他們筆下的武俠世界深深吸引了我。
一個拿著劍就可以痛殺壞蛋的簡單世界，比我家可愛多了。
還記得那一天黃昏，我依舊靠在沉重高大的書櫃旁，翻閱著金庸的《鹿鼎記》，看韋小寶怎麼跟白癡俄國佬簽尼布楚條約，如何將清、俄、天地會三方耍得團團轉。
《鹿鼎記》要是看完了，金庸的武俠小說我就全看過一遍了。
「要不要看這本？
」一個略帶沙啞的聲音。
我抬起頭來，發現一個老頭正在旁邊看著我，手裡還拿著一本書。
是金庸的《笑傲江湖》，我早看過了。
「謝謝，那套我都看過了。
」我微笑道，隨即又回到書裡的世界。
但我隱隱發覺，老人的身影仍舊佇立在我身旁，一雙眼睛看得我發麻。
「那這本呢？
很好看喔！
」又是老人的聲音。
我只好抬起頭來，看看老人手中的書。
嗯，是金庸的《俠客行》。
「那本我也看過了，謝謝。
」我彬彬有禮地說。
一個平凡的人，如我，總是擁有恰如其分的禮貌。
禮貌之餘，這次我稍微注意到老人的樣子。
老人的年紀我看不太出來，因為我分辨年齡的能力一直很差，不過他肯定是個老人，他穿著破舊的綠色唐裝，臉上的污垢跟不明分泌物質掩蓋了表達歲月的皺紋，但蒼老還是不免從酸酸的臭氣中流露出來。
我有點懷疑，這老人是不是店家請來的臨時幫手，暗示我不要整天杵在店裡看白書？
這樣一想，心中有些不好意思。
我開始猶疑是否要馬上離開，卻又怕……萬一這老人只是熱心向我推薦書籍，我這一走豈不是讓他難堪？

我的個性一向善良膽小，予他人難堪的事我是絕不做的。
大家都說我怕事，也有人說我好欺負，更有人說我龜毛。
所以我拿著書，心中卻盤算著何時離開？
該不該離開？
怎麼離開比較不丟臉？
一時拿不定主意。
「這本呢？
精彩喔！
」老人又拿著一本武俠小說在我面前亂晃，我窘迫地看著那本書，是古龍的《流星蝴蝶劍》，坦白說，那套略嫌枯燥了些。
「那套我也看過了，真是不好意思。
」我看著熱心的老人，心中微感抱歉。
或許我應該假裝沒看過，順著他的意思翻一翻吧？
但老人沒有絲毫氣餒之意，神色間反而有些讚許。
「年紀輕輕就涉獵不少啊！
很好，很好。
那這本呢？
」老人從書櫃上抄起一本佈滿灰塵的《蜀山劍俠傳》，期待著我的答案。
啊，這套我的確是沒看過，因為《蜀山劍俠傳》實在是太長了！
長到我完全不清楚它有幾本？
七十本？
八十本？
還珠樓主婆婆媽媽的長篇寫法，我一向敬謝不敏。
「嗯，這套我沒看過，我看完《鹿鼎記》以後一定會看。
」我誠懇地說。
不料這老人眼睛閃耀著異光，揚聲笑道：「很好、很好！
小小年紀就知道去蕪存菁，分優辨劣！
這蜀山狗屎傳滿篇胡言亂語！
什麼劍仙、血魔！
什麼山精、什麼湖怪！
看了大失元神，不看也罷啊！
」語畢，竟將手中的《蜀山劍俠傳》從中撕裂，雙手一揚，斷裂的紙片在書店內化作翩翩紙蝶。
我當時心中的驚詫，現在也忘不了。
一生中遇到的第一個真實的瘋子，這種記憶誰也無法抹滅。
不過我可以肯定的是，這老人應該不是老闆派來提點我的幫手，因為我看見氣急敗壞的老闆踱步過來，手裡還揮舞著掃把。
「出去、出去！
要不然就賠我的書錢來！
」老闆壓抑著怒火，低聲喝令著老人，幾個書店的客人好奇地朝這裡張望。
那老闆是個明理的人，一眼就看出那老人絕無可能付錢，要強送他進警局，卻也可憐這精神失常的老叟。
那老人深深一鞠躬，語氣頗為後悔：「真是失禮，我一時太過興奮，卻把您的書給撕壞了，我瞧這樣吧，我身上錢帶得不夠，趕明兒我帶齊書錢，一定雙手奉還。
」　那老人一口外省腔調，至於是山東還是陝西、山西的，我就不知道了。
「快出去，別妨礙我做生意！
出去、出去！
」老闆的臉色一沉。

老人歉疚地摸著頭，蹲在地上撿拾散落一地的書頁，我很自然地跟著蹲了下來，幫老人將碎紙蒐集起來。
「不必、不必！
你快點出去就是幫著我了！
」老闆不耐地說，催促著渾身酸臭的老人離去。
老人只好愧疚地站了起來，深深一揖後，便快步離開書店，留下雙耳發燙的我繼續撿拾滿地碎紙。
老闆拿著掃把將碎紙掃進畚箕後，我悻悻地看了十幾分鐘的小說，便胡亂買了兩枝螢光筆，臉一陣青一陣白逃離了書店。
其實從頭到尾我都沒錯，出狀況的也不是我，但我的個性很怕尷尬，發生這樣令人窘迫的事會把我的細胞快速毒死的。
我走在回家的路上，腦中還揮不去剛才的怪事。
那個可憐的老人其實還蠻有禮貌的，只是奇怪了點，看不出來有什麼傷害人的企圖。
他這麼熱心介紹小說給我看，真是奇哉怪也。
算了。
這只是人生裡一個問號加一個驚歎號，連構成一個句子都辦不到。
我走在離家只剩三百公尺的小巷裡，路燈接觸不良地閃爍，我的影子忽深忽淺，不過我早已習慣了這條夜路，什麼鬼鬼怪怪的我從沒放在心上。
但，此時我的心跳突然加快……不由自主地加快。
一種很壓迫的感覺滾上胸口，就像全身被一個巨人的手掌給緊握在掌心似的。
我勉強深深吸了一口氣，加快腳步往前走；莫名其妙地，一向討厭回家的我，此刻卻想疾衝回家。
這條小巷怪怪的。
說不出的令人反胃。
而一切，才剛剛開始。
一路上，我都被異常沉重的氣氛壓迫著，直到我推開家裡的鋼門，方才那一路緊迫盯人的壓力在我進門的瞬間驟然消失，我鬆了一口氣，好像剛剛從深海裡冒出頭的舒暢，感到一種方才完全是錯覺的恍惚感。
「我回來了。
」我低著頭，將鞋子亂脫一通，只想從玄關衝回房間。
但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。
一個想從諾曼第搶灘的軍人免不了要挨上幾顆子彈，這是基本的覺悟。
「淵仔！
快過來喝茶！
從大陸帶過來的高檔貨啊！
」一個禿頭肥佬大聲咆哮著。
這個禿頭肥佬老是自稱從大陸帶來一堆高檔貨，每個小東西都給他吹捧得像全世界僅此一件的奇珍異寶，但我看他都是在誆我老爸的。
他一臉奸臣樣，我卻必須叫他王伯伯。
爸爸那些酒肉損友大力招呼我過去沙發上坐坐，看他們品玩千古難覓的茶壺和百年難得一見的好茶餅，還努力地教我怎樣辨別好貨跟爛貨，我看他們還是先教我爸爸怎麼樣選朋友比較實際點。
呼喝聲中，我心裡雖然是一堆糞便，但是臉上還是裝出「各位叔叔伯伯教得真好」的樣子，這不是因為我學他們裝老奸，而是我的個性問題。
我不願意讓任何人難堪罷了。
我在菸臭薰天的客廳中待了一個半小時，才勉力逃回久違的臥房，我實在是累了。
前幾天聽我爸說，他過幾個月就要到大陸去設廠，因為紡織在台灣快變成一種學名叫﹁夕陽工業﹂的沒前途產業了。
我真希望他能趕快去大陸，開幾個廠都沒關係，賠點錢也無所謂，總之不要再跟這些亂七八糟的叔伯

聯手毀滅我的生活。
　　我洗完澡後，隨便看點書，就上床睡覺了。
就跟平常一樣。
　　這幾天睡前我都在想，是不是該補習了？
不過這不是課業壓力的問題，而是一旦補習的話，我就可以理所當然更晚回家了。
　　還是算了。
我咕噥著。
　　繼續去書店看小說吧，我想。
大不了把排山倒海的《蜀山劍俠傳》看完，那一定很有成就感。
當時，我以為我的一九八六年會在空虛的空虛中度過，什麼都沒有留下，也不會帶走什麼。
空白的一張紙。
　　但是！
　　快要睡著前，我突然想起一件很怪異的事。
　　我翻出被窩，拿起一本大約一百多頁的小說，用力從中間一撕。
　　跟我想的一樣，我根本沒辦法撕下去。
　　如果從小說的中間，也就是黏著膠水的部分猛撕的話，要把一本厚書拆成「前後兩本」是很可能的。
　　但是，要抓住書面的兩端，像撕一張紙一樣將整本書撕成「破碎不齊的兩大塊紙」的話，這簡直無法辦到！
就算只有一百多頁的小說，也絕難如此說撕就撕！
　　我撕到雙腕都發疼了，也奈何不了一百多頁的薄書。
　　今晚在書店裡遇到的老人，他的腕力真有一套！
將一本將近三百頁的小說，在大笑間從中稀鬆平常地扯爛，真是老當益壯得恐怖！
　　「怪人。
」我喃喃自語後，終於慢慢睡著。
　　對於不可思議的事，感嘆一下就可以了，若要花時間深究就太愚蠢了。
　　好奇心這種特質，在我身上也是稀薄的存在。
　　隔天我一如往常騎腳踏車上學，但是，一如往常的部分，只到我踩著腳踏車奔出家門的一刻為止。
　　那天，腳踏車的踏板彷彿綁上磚頭，我每踏一步都很吃力，才騎了五分鐘，我在紅綠燈前停下時已是氣喘如牛。
　　我猜想，也許我快死了。
　　不健康的家庭對青少年的戕害竟是如此之鉅，對我的心臟產生致命的老化現象，我爸媽知道以後，不知道會不會讓我在外面租房子獨立生活，好改善病情。
　　我胡思亂想著，突然間，我的心跳再度急速蹦跳，我幾乎可以感覺到血管在胸口擴張的感覺！
這感覺似乎跟昨晚在巷子裡沒有兩樣！
　　我的眼睛閉了起來，因為鹹鹹的汗水從眉毛滴下，刺進眼裡。
　　是冷汗。
　　我的媽呀，難道我真的有心臟病不成？
　　「是冷汗嗎？
」　　似曾相識的聲音。
　　我張開眼睛，看見昨晚書店裡的怪老人站在馬路旁，認真又急切地問我。
　　我有點迷惘，也有點錯愕。
　　「不知道，對不起，我要去上學了。
」我趕緊踩下踏板，要不然被老人纏上就麻煩了。
　　這一踩，滑過了斑馬線，我卻覺得車子瞬間變得好重。
　　我往回一看，嚇了一大跳。

那怪怪的老人坐在我腳踏車的後座，兩隻眼睛正瞪著我看，目光霍霍。
要是你，你會怎麼做？
停下車，然後痛扁老人一頓嗎？
我沒有，因為我摔車了。
畢竟我受到很大、很大的驚嚇。
我連尖叫都來不及，車子往左一偏就倒，我的左膝蓋咚一聲撞到地面，將藍色褲子劃破了口，我的左手腕也擦傷了。
老人呢？
好端端地站在我的旁邊，低著頭問我：「剛剛那是冷汗嗎？
」　這次我也不管尷尬了，畢竟鬼鬼祟祟跳上我的腳踏車，簡直是匪夷所思！
簡直是變態！
甚至是謀殺！
「你有毛病啊?!」我一拐一拐地將腳踏車扶起，咬著牙斥責怪異的老人。
這時我一點都不客氣，一股委屈正要宣洩。
老人似乎不關心我的傷勢，更不覺得自己有什麼不對，他只在意一個問題。
「你額頭上的汗，是冷汗嗎？
」老人的問題平凡無聊，令我覺得他是個不、折、不、扣的瘋子。
不知道哪個賢哲說過，好的答案來自好的問題，一個平庸的提問，是絕無法帶來精闢回應的。
這個賢哲說得不錯。
「是冷汗。
你不要再煩我了！
」我火大了，語氣卻儘量保持彈性。
那老人一聽，眼睛都亮了，點頭如搗蒜說：「很好啊，年紀輕輕的，平日一般的修為就有基本功了，資質上佳！
」　我、一、點、也、不、爽、鳥、你！
「不要跟過來啊！
」我又跳上腳踏車，這次我一邊回頭看老人的動靜，一邊踩著踏板。
再被嚇一次的話，我的心臟準會裂開、流出膿來的。
我看著若有所思的老人站在街口來回踱步，趕緊上學去。
真是個倒楣的早晨。
02可怕的糾纏　早自習，我坐在位子上偷偷吃早餐，我的老師是個瘋婆子，她不准學生在早自習時間吃東西，因為美好的早晨是用來寫考卷、背單字，跟砸壞一整天心情的。
「咚咚咚。
」我的背上被原子筆刺著。
「你受傷啦？
」後座的女孩子問道。
是乙晶。
一個總是喜歡在早自習拿東西刺我的背，然後跟我偷偷聊天的女孩子。
你沒猜錯，不管是什麼故事總是需要一個可愛的女主角，在這個故事、我的生命裡，我當然是很喜歡她的，不過國中生對愛情能有多深的體悟？
也許是因為班上只有十一個女生，所以我才會喜歡班上公認第二可愛的女孩子。
公認第一可愛的女孩，小咪，是我好友阿綸發誓要得手的女生，所以我一點興趣都提不起來。
「我跟妳說，今天早上我遇到一個瘋子，居然偷偷跳上我的腳踏車坐在後面，天，嚇了我一大跳。
」我一邊咬著水煎包，一邊看看教室外面忙著跟男老師打屁的班導。
「好倒楣喔，他幹嘛跳上去啊？
」乙晶看著我抽屜裡的另一顆水煎包，又說：「有沒有加辣？
」我照往例，將一杯冰米漿和水煎包遞給乙晶，說：「一點點。

」　　我跟乙晶上星期打賭英文月考的成績，賭注是兩個星期的早餐。
　　這是我跟乙晶之間的遊戲，賭的多是考試或課堂作文的成績，目前為止的勝負幾乎是一面倒的局面，我以三勝十七敗不幸狂輸。
　　乙晶接過早餐，又問：「說啊，是什麼樣的瘋子？
」　　我將昨晚在書店發生的怪事簡述給乙晶聽，又將今早的鳥事詳細說了一遍。
　　乙晶奇道：「你在騙我吧？
怎麼可能他跳上你的腳踏車，你卻不知道？
不是會震動很大？
」我一愣，說：「對喔！
那真是怪怪的，我當時只是覺得車子突然變得很重，才會回頭的……應該是我最近身體不好，所以才會感覺不到吧。
」　　乙晶說：「那個老人也真是怪，不過他的手勁真大。
」　　我點點頭，說：「我昨晚試了幾分鐘，都沒辦法把書撕裂成兩塊。
」　　乙晶嘻嘻一笑，說：「那你真是好狗運，那老人對你是手下留情了。
」　　我疑問：「為什麼？
」　　乙晶說：「要是那老人躲在你腳踏車後面，用他的手把你的脖子喀擦喀擦扭斷的話……」　　我怪道：「不會這麼惡劣吧？
我又沒惹到他，無緣無故地他幹嘛扭我的脖子？
」　　這時一隻紙飛機撞上我的腦袋，我看著紙飛機的作者｜｜阿綸，他擠眉弄眼示意我打開飛機。
我打開用作業紙摺成的紙飛機，裡面寫著：「早自習不要談戀愛。
P.S.：小咪忘了帶我的早餐，所以我決定徵收你的三明治。
」　　我看了阿綸一眼。
他可真是眼尖啊，一眼就發現了我多買的三明治。
　　我拿起三明治空投向阿綸，阿綸一把就抓住了。
　　這裡要提提阿綸跟阿義。
　　阿綸跟阿義是我在班上的好夥伴，阿綸十分早熟，這也許跟他父母早死有關吧，他跟我說過，他早在國小三年級就決定要娶我們班上的小咪了，真是小大人，這份怪異的執著跟那老人有拚。
　　阿義則是一個會在作文題目「我的志願」後面，洋洋灑灑寫上將來要當流氓的人，既然志願是當流氓，阿義當然很會打架，他還有個特異功能，就是一次可以吸十根香菸。
我跟阿義打賭，要是他四十歲前沒得肺癌嗝屁的話，可以跟我伸手討一百萬。
不過要是他得肺癌的話，我也不想跟他討什麼，那已經夠慘了。
　　升旗回教室時，我也跟阿綸和阿義說一遍那老人的事。
　　「那老人手勁這麼強，很好，叫他來跟我打。
」阿義漫不經心地說。
每次阿義開口說話，菸臭味都從他的嘴巴裡流出。
　　「好歹對方也是個老人耶，你有點自尊心好不好？
」阿綸不以為然。
　　「我真的很衰，膝蓋到現在還在痛，還要爬山路。
」我說。
　　我念的學校｜｜彰化國中，要命地位於八卦山山腰上，真是折磨人的跋涉。
　　說著說著，我的腳步開始沉重了起來。
　　又開始了？
　　我的呼吸變得混濁，心臟揪了起來。
　　阿綸察覺我的腳步凌亂，看著我說：「不舒服啊？
你的臉有夠蒼白的！
」　　我的額頭冒出冷汗，手心也變得溼溼冷冷的。
　　「昨晚跟今天早上的感覺……又發作了。

」我咬著牙說：「你們先回教室吧，我自己慢慢走。
」「那保重。
」阿義說走就走。
阿綸笑道：「這一招不錯，我也裝個病，看看小咪會不會關心我。
」　我苦著一張臉，說：「我是真的不舒服，我還在考慮是不是要請假回家咧。
」　阿綸不以為然地說：「你回你那個家養病，只會英年早逝。
」　我點點頭深表認同，說：「那我去醫院一趟吧，照X光看看我的心臟是不是哪裡破了一個洞。
」這時一雙枯槁的大手突如其來搭上我的肩，我嚇了一跳，轉過頭來。
竟是早上害我摔了一跤的怪老人！
我驚嚇之餘，竟忘記生氣還是害怕，只是傻咚咚地站在原地不動，連嘴巴是不是打開的都不知道。
阿綸也當機了幾秒，但他馬上就喝道：「你幹什麼？
」立刻將我拉了過去，問：「是不是這個怪老頭？
早上作弄你的那個？
」　我點點頭，我想我當時應該開始憤怒了。
我看著突然出現的老人，他仍穿著破舊的綠色唐裝，污垢混濁了他的臉，卻藏不住他喜不自勝的眼神。
「你到底想怎樣？
」我有氣無力地說。
「你是不是身體不太舒服？
」老人端詳著我。
我猛力點頭，說：「每次我看到你就不舒服，所以請你不要再來煩我了，你推薦的書我會再去看的，我用我的人格保證。
」這時我們的身邊已經有好幾個同學圍過來，好奇地看看發生了什麼事。
老人搔搔頭，笑著說：「那現在好點了嗎？
」　又是個笨問題！
當我正要發怒時，身體卻一下子放鬆起來，好像泡在不斷流動的溫水裡一樣舒服，心臟也掙脫出莫名其妙的壓力。
我啞口無言，不知道該說什麼，卻聽見阿綸說：「老伯伯，請你不要再煩他了，我們等一下就要上課了。
」　老人好像沒聽見阿綸說話，只是熱切地看著我。
我只好勉強點點頭，說：「突然好很多了。
」　老人欣喜若狂，抓著我的雙臂大聲道：「那就這樣決定了！
你拜我為師吧！
快跪下來！
」　這次我一點猶豫、一點遲疑都沒有，大叫：「拜個屁！
」　老人一愣，也跟著大叫道：「快求求我教你武功！
然後我再假裝考慮一下！
」這模樣像極了《天龍八部》裡，南海鱷神勒令段譽拜師學武的滑稽橋段。
我的手臂被老人捏得痛極，一時卻掙脫不開，但我的嘴巴可沒被摀著。
我大叫：「你這個瘋子教我什麼武功！
教我發瘋啊！
」　阿綸大罵：「死老頭有種別走！
我有個朋友專門打架的！
」說完轉身跑去找阿義。
老人不理會圍觀的同學，慎重地看著我說：「你資質很高啊！
但我不知道有沒有時間教你武功，讓我看看你的誠心吧。

」　　我勃然大怒，狂吼：「你在瘋什麼？
我才沒求你教！
」　　老人歪著頭，傻氣地說：「看在你這麼誠心誠意，那就跪在我旁邊三天三夜，讓我仔細斟酌、思量。
」　　我雙手被抓，於是一腳踢向老人的肚子，大叫：「誰去叫訓導主任過來啦！
」　　老人被我一腳踹在肚子上，卻若無其事般地說：「這一腳剛柔不分，亂中無序，可見你自己盲練不進，是謂裹足不前，圖務近功，的確是欠缺良師教導。
」　　我怒極，一腳踢向老人的足脛骨，卻見老人飛快抬腳、縮膝、輕踢，破舊的鞋子正好跟我踢出的腳底貼在一起。
　　老人搖搖頭嘆道：「這一腳攻其有備，是謂大錯特錯，錯後未能補過，更是錯上加錯，若要無錯，至少得跟我學上一年凌霄畫步蹤。
」　　「畫你媽！
」　　阿義咬著菸，低著頭，眼神極為陰狠地走過來。
　　阿綸好意說道：「老伯你還不快走，我朋友很無恥的，連小孩子、孕婦、老頭子、殘障，個個都揍。
」　　老人看著阿義，不置可否：「年少氣盛是兵家大忌，乃走火入魔先兆矣。
不過你錯歸錯，我可沒工夫教你上乘武功。
」　　阿義推開阿綸，狠狠地說：「放開劭淵，不然把你葬在那棵樹下。
」阿義指著走廊旁的鳳凰木，所有旁觀的人都竊笑不已，還有人幫忙把風。
　　老人嘆了口氣，鬆開了我，說：「看樣子今天是拜不成了，那你改天再來苦苦拜師吧，我住在……」　　阿義把菸彈向老人的臉上，一拳迅雷不及掩耳地扁向老人的小腹，老人受痛蹲下，阿義猛然一腳踢在老人臉上，大喝：「還不快滾！
」一點都沒有敬老尊賢地留力。
　　這時我反而同情起老人，畢竟他年歲已大，又受了阿義的蠻打……　　「算了。
」我跟阿綸拉住阿義，我看著倒在地上的老人嘆道：「不要再煩我了，真的。
」　　我蹲在老人身旁，遮住圍觀同學的眼光，快速從口袋拿出幾張一百元的鈔票塞在老人手裡，輕聲說：「老先生，我不是看你不起，只是想幫幫你幾頓飯。
不過別再來煩我了，行不行？
我是個二十世紀末的國中學生，這個時代的學生是要念書而不是去深山習武的。
真的很抱歉。
」我就是這麼沒個性的人。
有人說我婆婆媽媽，像個雜唸的大姑娘。
　　我看著老人，老人眼中泛著淚光，我深怕自己已傷了老人的自尊心。
　　不料老人卻緊緊抓住我的手，感激地說：「束脩而後教之，你的誠意為師很感動，學費我就先收下了，該教你的功夫一招也不會少！
這也算是緣份。
」　　我簡直要暈倒。
　　此時鐘聲響起，阿綸似笑非笑地將我拉回教室，我一邊責怪阿義過火的拳腳相向，一邊想著怪異到了極點的老人。
　　那怪異的老人，應該是個被子女丟在街上的可憐老人吧?!　　或許正因為子女遺棄了他，才使他整天裝瘋賣傻地搏人同情……　　我上著地理課，腦子卻無法抹去老人被揍倒在地上的可憐情景，忍不住遙遙向趴著睡覺的阿義比了個中指手勢。
實在太過分了。
　　那天放學時，我同乙晶走在阿綸跟小咪的後面，漫步下山。
　　「那老人真的好奇怪，說不定等一下你又會遇見他了。
」乙晶說。
　　「坦白說，今天早上阿義揍他一頓，讓我心情鬱悶了一整天，雪特。

」我說。
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才會老被別人欺負。
」乙晶一邊看著記滿英文單字的小冊子，一邊拾階下山。
「不管怎麼說，打一個老人總是令人愉快不起來。
」我埋怨道：「本來我可以一直抱怨那老人的，但是現在卻反而有點同情他。
」　乙晶點點頭。
她一直是很了解我的。
也許是年少情懷，我對乙晶一直抱有純純的好感，每天放學後一起走下八卦山的時光是我一天的精華，也許，我根本就是為了跟乙晶一起放學才來上學的。
但一個國中生對另一個國中生的純純好感，也只限於｜｜嗯，純純好感。
我完全同意。
八卦山的林道是很美的，夕陽的金黃在樹葉間來回穿梭，偶爾有陣輕風帶起地上的脆葉，沙沙聲在兩人的影子下流過。
這才是像樣的青春。
乙晶是個沒有心機的女孩，也許，她還沒準備好談戀愛。
沒關係，我也還沒有準備。
就這樣平凡地度過我們模糊的青春吧。
就在我胡思亂想、亂感嘆的時候，我陡然重心不穩，差點從石階上摔倒，幸好乙晶及時扶住我。
我抓著胸口，額冒冷汗。
沒錯，又是那股討厭的心悸感！
乙晶扶著我，慢慢坐在石階上。
乙晶蹙眉問道：「怎麼會這樣子？
你今天早上說的情形就是這樣嗎？
」　我點點頭，喘著氣說：「昨晚、今早上學、今早升旗後，還有現在……」　這時，我突然發覺一件毛骨悚然的怪事。
我緊張地四處環顧，手不自覺地緊捏乙晶的手。
「怎麼了？
不要嚇我！
」乙晶緊張地說：「我去前面叫阿綸跟小咪！
」　乙晶說完便甩開我的手，放下書包衝下石階，竟留下我一人。
竟留下開始害怕的我！
我腦中思緒隨著不斷被擠迫的心臟，開始清晰與銳利。
每次我身體發生異狀的時間，都跟那老人的出現有著詭異的關連……　多麼令人不安的關連。
我機警地環顧四周，看看那老人是否就在附近。
黃昏的金黃美景，彷彿在我不安的尋找中凝結成藍色調。
肅殺的壓迫令我喘息不已，我在林木間搜尋老人的身影，竟是害怕發現老人多過於沒發現老人。
沒有。
沒有。
這裡也沒有。
那邊……那邊也沒有。
後面……也……還好，也沒有。
我稍稍鬆了口氣。
也許，我真的需要去看醫生。
正當我低下頭時，我全身的汗毛都豎了起來。
麻麻的電流在身上每個毛細孔間共振著，這股強烈的不安感從我的頭頂直灌入體，我抬起頭，發現……　發現頭頂上的樹幹上，站著那穿著綠色唐裝的怪老頭！

「啊！
」我慘叫著。
我這一叫，使老人的眼神從銳利遽然轉成喜悅的一條線。
「你到底想幹什麼！
不要靠過來！
」我尖叫著，幾乎跌下石階。
「仁者無敵，心無所懼。
」老人說著，腳下踏著隨風晃動的長枝幹。
我歇斯底里大叫：「你快走開！
！
快走開！
！
」 老人也跟著大叫：「仁者無敵，心無所懼！
」 老人的叫聲宛如鐘聲般擴散開來，震得我耳朵發燙。
「怎麼了?!」 阿綸背著書包衝上台階，小咪跟乙晶也快步跟在後面，我趕忙指著老…… 老人呢？
我的手指指著空蕩蕩的樹枝。
樹枝，還微微晃動著。
「會不會死掉?!」阿綸摸著我的額頭。
我呆呆看著空無一物的樹枝上，茫然張望，也沒有老人的蹤跡。
「我好像有幻視。
」我喃喃自語。
乙晶喘著氣，狐疑地看著我。
「我……我好像沒事了。
」我抓著頭髮說。
站在樹枝上的老人…… 是我的幻覺？
「你的身體沒問題，只是有點睡眠不足。
」醫生看著X光片說。
「謝謝。
」我揹起書包。
「你給我直接回家睡覺。
」乙晶敲著我的腦袋。
我站在書店前，不知道要不要進去。
回家，只會被菸臭跟冰冷的熱情淹沒。
不回家，又怕遇到嚇死我的老人。
踢著腳下的小石子，我想起了乙晶的警告。
「我從六點開始，每隔一小時就打電話去你家，檢查你在不在。
」乙晶認真地說：「別忘記我們賭了下次月考的排名，你給我待在家裡好好念書，我可不想勝之不武。
」 我無奈地搖著書包，騎著腳踏車回家。
但腦中轉著乙晶諄諄告誡的認真表情，卻讓我慢慢展開笑顏。
「王媽已經走了，菜在桌上，自己熱著吃吧，碰。
」 媽碰了張牌，繼續將臉埋在麻將堆裡。
「嗯。
」我草草在冷清的桌上吃完晚餐，趁老爸的豬朋狗友還沒湊齊前溜進房裡。
缺乏家庭溫暖的小孩，就是在說我這種人吧。
我盯著電話，五點五十八分。

我盯著電話，讓時間繼續轉動一分鐘。
然後再一分鐘。
盯著，然後又一分鐘。
終於，電話響了。
「你好，我找劭淵。
」乙晶的聲音。
「遲了一分鐘。
」我整個人摔在床上。
「那是因為我們的時鐘不一樣。
」乙晶道。
也對。
「我要開始念書了。
」我蹺著腿說。
「那再見啦！
」乙晶輕快地說。
我們同時掛上電話，沒有任何拖拖拉拉。
我不禁莞爾，看著電風扇飛快的扇葉，心中不禁感到奇怪……愛情小說裡那些既有趣又澎湃哲理的對話是怎麼來的？
我跟乙晶好像永遠不會有愛情小說中的對話。
我也想不透，現實生活中真的有人會那樣肉麻兮兮地講話嗎？
那樣不會很奇怪、很彆扭嗎？
也許，在這個故事裡，我扮演的不是談戀愛的角色，更或許，這個故事根本不是愛情故事。
更也許，是乙晶對我根本沒有所謂的喜歡不喜歡，所以我們之間才不會出現那些夢幻對話。
我躺在床上，打了個哈欠。
正當我想小睡片刻時，突然全身墜入掛滿荊棘的冰窖裡。
熟悉的壓迫感加倍襲來！
我閃電般地從床上躍起，驚惶地站在枕頭上，兩隻眼睛瞪著窗外。
我懂了。
霎時，我懂了。
這是一個千真萬確、不折不扣的恐怖故事。
不幸的是，我在這個故事中扮演了配角的受害角色。
而加害人，恐怖故事的主角，此刻正貼在我房間的窗戶上，身體緊黏著玻璃，瞪視著肝膽俱裂的我。
老人。
「啊｜｜」我尖叫著，用盡全身的力量尖叫！
窗外的老人凝視著我，歪著頭，端詳著他的獵物。
不知道我什麼時候鎮定下來的，但當我停止無謂的尖叫時，我的手裡已經拿著一雙扯鈴用的木棒。
「你在幹什麼?!你爬到我家窗戶幹什麼！
」我怒斥著老當益壯的老人，一個看起來沒用任何工具、就攀爬到三樓窗戶外的老人。
老人不說話，只是張開嘴巴在窗戶玻璃上呵氣，讓玻璃蒙上溼溼的白霧，老人用手指在玻璃上寫著：「跟我學功夫」五個字。
我搖搖頭，此刻，我的心情惡劣到了極點。
怎麼會有如此不講理的怪人！
我拿起電話，撥了一一〇。
「喂，對不起，我要報案，我家在永樂街五號，有一個壞人像蜘蛛人一樣爬上我家三樓的窗戶，好像要偷東西，可不可以麻煩你們過來一趟，嗯，不，不是開玩笑，請你們馬上過來。

」我看著貼在窗外的老人，把電話掛上。
老人熱切地看著我，而我身上的壓迫感不知何時已經解除了。
這個老人也許會被我一通電話送進警察局裡盤問，也許還得吃上官司，在監獄裡關上幾個月，以他這種亂七八糟的瘋狀，一定會被別的囚犯欺負的。
這樣會不會太殘忍了？
我這樣問我自己。
不過，他也太過分了吧！
竟然貼在我房間的窗戶上嚇我，要是我正好坐在床前書桌上念書的話，一定會被嚇到心臟麻痹。
我幾乎敢肯定，這次若是放過報警抓他的機會，他還是會變本加厲地想辦法嚇我。
所以，我決定橫著心了。
「叮咚叮咚。
」　我趕忙搶步開門出房下樓，果然看見兩個警察站在玄關上。
「你們家小孩報案說有人爬在你們家三樓的窗戶，我們過來看一看。
」一個警察說。
我爸愣了一下，說：「沒有啊，是小孩子無聊亂報案啦！
」　王伯伯頂著他的大肚子笑道：「對啦、對啦！
淵仔就是那麼調皮，兩位警察辛苦了，一起泡個茶吧！
」　我氣得大叫：「在我房間的窗戶外啦！
警察先生，你們快跟我上去！
」　警察相視一眼，只得脫鞋拔槍跟我上樓，而我爸跟他四個朋友也好奇地跟在後面。
我打開房門，指著窗戶外……　怪了？
沒有人？
我大叫：「剛剛明明還在的！
我還被嚇到尖叫！
你們都沒聽到嗎？
」　爸狐疑地說：「尖叫？
什麼尖叫？
」　我緊緊握著拳頭，恨得說不出話來。
陳伯伯在一旁笑說：「淵仔從小就喜歡這樣頑皮，警察先生不要生氣啊，一起下樓泡個茶吧。
」警察冷冷地看著我說：「再亂報案的話，就把你關起來！
」說完，便同爸他們下樓。
我氣憤地將電話摔在床上，用力關上房門。
我看著窗外，心中氣憤難平。
但我究竟在氣些什麼呢？
我氣的已經不是那怪不可言的老人了。
而是那些忙著打屁聊天，根本沒聽到我尖叫的腐爛大人們。
我忿忿地坐在床上，拿起電話急撥。
「你好，我找潘乙晶。
」我試圖冷靜下來。
「還沒七點啊？
要跟我報備什麼？
」乙晶的聲音。
我看著空洞黑暗的窗戶，說：「剛剛那個奇怪的老人又來找我了。
」　乙晶吃驚地說：「什麼？
他知道你家在哪兒啊？
你告訴他的？
」　我咬著牙說：「誰會告訴他！

他大概是跟蹤我吧，而且，妳猜猜看那老人是怎麼樣來找我的。
」乙晶遲疑了一會兒，說道：「聽你這樣說，應該不是敲門或按門鈴吧？
」　　「嗯。
」我應道。
　　「從書包裡跳出來？
」乙晶的聲音很認真。
　　「……」我無語。
　　「藏在衣櫃裡？
」乙晶悶悶地說。
　　「他貼在我房間外的窗戶上，兩隻眼睛死魚般盯著我。
」我嘆了口氣。
　　「啊？
你房間不是在三樓嗎？
」乙晶茫然問道。
　　「所以格外恐怖啊！
他貼在窗戶玻璃上的臉，足夠讓我做一星期的噩夢。
」我恨道。
　　「後來呢？
他摔下去了嗎？
」乙晶關切地問。
　　「應該不是，他身手好像非常矯捷，在我報警以後就匆匆逃走了。
」我說，不禁又回想起那些叔叔伯伯油渣渣的嘴臉。
　　「嗯，希望如此，總比他不小心摔下去好多了。
」乙晶說。
　　「沒錯，希望如此。
但他每次出現都讓我渾身不舒服，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，我有夠倒楣的。
」我說著說著，將今天放學時我突然聯想到的恐怖關連告訴乙晶。
　　乙晶靜靜地聽著，並沒有痛斥我胡說八道。
　　「聽你這麼說，那個老人好像準備跟你糾纏不清了，說不定對你下什麼符咒之類的？
還是紮小稻草人對你做法啊？
」乙晶認真的推論透過話筒傳到我耳朵中，竟令我渾身不自在。
　　不僅不自在，還打了個冷顫。
　　「怎麼不說話了？
我嚇到你了喔？
」乙晶微感抱歉。
　　「不……不是。
」我縮在床邊，身體又起了陣雞皮疙瘩。
　　我緊緊抓著話筒，一時之間，神智竟有些恍惚。
　　我為什麼要這樣緊抓著話筒？
　　話筒把手上，為什麼會有我的手汗？
　　我……為什麼不敢把頭抬起來？
　　答案就在兩個地方。
　　一個答案，就藏在我急速顫抖的心跳中。
　　另一個答案，就在我不敢抬頭觀看的……　　窗戶。
　　我咬著嘴唇，緩緩地抬起頭來，看著黑夜中的玻璃窗戶。
　　一張枯槁的老臉，緊緊地貼著玻璃，兩隻深沉的眼珠子，正看著我。
　　正看著我。

「哇｜｜」我本想這麼尖叫。
但我沒有，我根本沒有力氣張口大叫。
我能做的，只是緊緊抓著話筒。
我連閉上眼睛，逃開這張擠在玻璃窗上扭曲的臉的勇氣，都沒有。
「你怎麼都不說話？
」乙晶狐疑地說。
「我……」我的視線一直無法從老人的臉上移開。
「你身體又不舒服了嗎？
」乙晶有點警覺。
「嗯。
」我說。
老人的眼睛一動也不動。
「也就是說？
」乙晶的腦筋動得很快。
「嗯。
」我含糊地說。
我彷彿看見老人的瞳孔正在急速收縮。
「好可怕！
我幫你打電話給警察！
」乙晶趕忙掛上電話。
此刻我的腦子已經冷靜下來了。
其實，這個老人有什麼可怕的呢？
不過就是個老人罷了。
雖然他舉止怪異，甚至不停地跟蹤我、嚇我，但……他不過就是個遲暮之年的老人罷了！
奇怪的是，雖然我的腦子已經可以正常運作，也開始擺脫莫名其妙的恐懼，但我的心跳卻從未停止劇烈的顫抖。
是本能吧？
但，我的本能在試圖告訴我什麼呢？
我應該害怕？
老人又開始在玻璃上哈氣。
老人又開始在白霧上寫字。
「求我當你師父。
」左右顛倒的字。
我窩在床邊，搖搖頭。
老人一臉茫然，好像不能理解我堅定的態度。
隔著一面三樓陽台上的玻璃，一個癡呆老人，一個心臟快爆破的少年，就這麼樣對看著。
對峙。
門鈴響了。
我想，一定是據報趕來的警察。
這次我不會再放過這個老人了。
我死盯著老人，甚至，我還試圖擠出友善的微笑。
樓下充滿高聲交談的聲響，似乎，那些死大人們正在騷動，似乎，他們正在妄自判斷一個國中生的人格。
沒關係，過不久真相就大白了。
我靜靜等著敲門的聲音，期待著那些死大人驚訝的表情與一連串的道歉。
老人繼續死貼著玻璃。

我的心臟繼續狂顫。
不知道是不是氣氛的關係，我覺得時間過得好慢，太慢了。
度日如年也許就是這個意思，不過，死大人們為何遲遲不上樓解救我呢？
你猜，最後我等到那些僵化、古板、自以為是、冷漠的大人嗎？
我注意到樓下的嘈雜聲逐漸散去。
我想，那些警察多半被爸他們請走了。
我知道我再一次被家人放棄。
「叩叩叩！
叩叩叩！
」　　是我期待的敲門聲！
我壓抑住滿腔的喜悅，慢慢地走向門邊，以免嚇跑了老人。
我打開門，是媽。
「媽，妳看！
有個奇怪的老人貼在窗戶上！
嚇死我了！
」我指著玻璃，這次，老人只是傻傻地看著我，並沒有閃電般逃走。
媽一身的菸味與酒氣，眼神散亂，她胡亂地塞給我一把千元鈔票後，說：「剛剛贏了不少，給你吃紅啦，自己去買喜歡的東西還是存起來……」　　我抓著媽的手，急切地說：「媽，妳快看看我的窗戶！
有人貼在上面！
」　　媽頭歪歪的，隨意朝我房裡看了看，說：「喔。
」接著，媽就歪歪斜斜地走下樓了。
就這樣走下樓了。
悲哀的感覺徹底取代了恐懼。
我看著房門被冷冰冰地帶上。
關住我自己，一個人。
我坐在地上，看著唯一陪伴我的老人。
是的，是陪伴。
在我的家人背棄我以後，我的心算是陰暗灰冷了。
死了算了。
那老人似乎看出我的悲哀，於是乎，他的眼睛從死魚眼變成滄桑，變成一個老人該有的眼神。
不知道是不是這樣，我原本躁亂狂奔的心臟，不知何時已經平息下來。
老人又開始在玻璃窗上哈氣，接著又用手指寫著：「別難過」。
我無神地搖搖頭。
老人，我，就這樣莫名其妙地結束對峙，開始一整夜的默然對視。
一整夜，我都在老人滄桑的瞳孔裡度過。
老人，也這樣貼著玻璃，與我同在。
……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